

甲午海战中清政府破获第一起间谍案



胡平著
东方出版中心友情推荐

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在日本列岛,对“情报”的认识和运用,其源头汇聚大抵有三。一是中国的孙子。二是忍者。其三,便是日本古代被称为阴阳师的占卜先生们。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丰臣秀吉才是日本情报战的开山鼻祖。

历史纪实

1893年至次年7月甲午战争打响,是日本情报战紧锣密鼓的一年,中国上空频繁地出现过去罕见的无线电波,其中军事情报占有突出的位置。

1893年4月9日,时任陆军参谋次长的川上操六,从东京出发,先到朝鲜釜山、仁川、汉城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达1个月之久。5月11日,他到达山东烟台。12日到达天津,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殷切接待”。李鸿章邀请这位不速之客参观了武备学堂、天津机器局,还观看了炮兵操演技艺及步兵操练。5月14日,川上操六还在被称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的驻华陆军武官神尾光臣少佐的陪同下,悄悄察看了天津周围的地形,从而判定“天津西面展望自由,利于进攻;北面有水洼,不利于进攻”。

6月中旬,川上操六再赴中国,到上海、南京等地,仍是在一班清朝文武官员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等军火工厂,以及吴淞炮台等重要军事设施。又在荒尾津陪同下,视察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直到7月初才返回日本。据日本有关记载,川上操六经过这两次实际调查,“不仅看穿了中国的极端腐败,而且对其陆军的强弱如何,甚至对其地形、风俗人情之微,均得到详尽观察,从而确信中国之不足畏,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第一次回日本后,川上操六密令驻华公使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

1894年夏初,日军参谋总

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根津一,令他迅速指挥部下,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根津一返回中国,立即将此时在汉口的宗方小太郎召回上海,命他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军情。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双方军队在朝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五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陆军十二营,约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探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日期,立即电告在上海望眼欲穿的根津一,后者马上发电日军大本营。大本营即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而丁汝昌所率北洋舰队,15日才由威海出发。16日下午,舰队到达鸭绿江外。丁汝昌派“镇中”、“镇南”2艘炮舰及鱼雷艇护卫运兵船入口,“平远”、“广丙”2舰在口外警戒。其余10艘军舰,在离口外12海里的大鹿岛东南下锚。

9月17日中午,海平线上,12艘日舰突然气势汹汹地袭来,我舰仓促迎敌,又是敌强我弱,北洋舰队惨遭重创,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广甲”五舰,包括邓世昌、林永升在内,死伤八百余人。从此,浩浩荡荡一片中国黄海、渤海,北洋舰队像由无数钢板包着却不敢伸头的一只巨龟,由着日本人夺去了制海权。

战后,宗方小太郎被召回

日本,他穿着一身中国服装,风尘仆仆,刚从“死线”上归来,接受天皇的召见。1923年,其死后赐以正五位、勋三等荣誉。他在华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也汇集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与宗方小太郎一样,同出于荒尾津,根津一门下的石川伍一,其结局却大相径庭。1893年,石川伍一奉命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情报活动。次年2月,一个清兵来店里兑换英镑,因英镑在店里受控制,且对方手里的一把外国票子显然来路不明,伙计不敢作主,便报告石川。虽有些犹豫,但石川还是做主换给了他。此后,那人就常来了,自我介绍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营的一个弁目。汪开甲又来,石川便带他到一家日本妓院,嫖资当然是石川慷慨地付了。汪开甲也门儿清,深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临分手时,他凑上来说:“石川兄,我想带您去见一个人,有没有兴趣?”

石川问,“中国人多了去,那要看是谁了……”汪开甲附在石川耳旁轻声说:“他的舅舅,可是咱大清响当当的人物李鸿章。”

在汪开甲的引见下,石川当天就见到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书记刘树芬。一番交谈和观察,石川很快看清此人眼睛里溢不住的,仍是色欲与贪欲。石川先送去一件珍贵的古董,刘树芬的脸上就笑成了一朵花;石川再领刘树芬去了那家日本妓院,几颗妩媚而又壮实的人肉炮弹打过来,刘树芬心中所有的疑问与戒心,便如同雨中湿了翅膀的鸽子,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以后,刘树芬惟石川之话是从,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局东局海光寺每天造出子弹数量,照抄一份给石川伍一。丰岛海战前几天,石川顺利地刘处获得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7月23日,派出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海岸,进入临战状态。25日,丰岛海面发生清军运兵船遭日本联合舰队伏击的悲惨事件,清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护送的石川伍一的“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

与日本人来往密切的汪开甲,引起了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的注意。找一借口将其押上,经一番拷打,汪开甲很快供出了石川伍一。任如升即上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已觉东窗事发的石川伍一,当晚由洋行悄悄转移去刘树芬家,本想打狗也得看主人,盛宣怀怎么也不会去动李鸿章的亲外甥。岂料政商两界统吃的盛大,坊间一直传其不清不白,可他反起他人的腐败来异常坚决。次日,刘树芬即被一直监视他的天津衙门一并抓获。

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同年9月20日,石川伍一被押赴刑场,“按公法用洋枪击毙”。刘树芬则“绑赴市曹”处决。由于有了这个案例,清政府各级官员对日本情报战才开始有所重视。清廷电令各地:“倭人狡诈,是其惯技,所有沿海沿江及内地各省倭人足迹能到之地,均应一体访缉,以重防务”,并破获了几起大案。

对客户低声下气帮他赢得老板信任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这天早晨,韩洁醒来后,发现手机上有三条短信。读完短信后,韩洁和吴宏见了面。吴宏说,他要去佛山,等他拿回他应得的一切,就和韩洁远走高飞。吴宏离开后,韩洁去了医院,陈大夫说,她最多还有半年的时间。绝望的韩洁从医院回来后,选择了跳楼自杀。她跳楼的那一刻,远在佛山的吴宏莫名的心神不宁。

都市情感

吴宏带着100万回到深圳的时候,心里却好似被掏空了一般。

吴宏认识韩洁已经四年,而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却屈指可数,当他终于决定要和韩洁一起度过余生时,他刚开始恋上家的温馨,刚开始分享韩洁的爱和自己的真情的时候,那个他深爱的女人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

吴宏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们相遇的那一天。在号称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游览时,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长发女孩捧着画布画着什么,他轻轻地站在她身后,认真地看着她画布上的图案,尽管她不是一个好的画者,技巧不够,但是,却能感觉到她对面前这片景色的倾慕,倔犟地用自己特有的笔墨挥洒着水乡的灵气。

吴宏以比陌生人近,以比熟人远的距离站在她身后。她低着头,颈项间是一片凝脂般的肌肤。她收了笔,叹了一口气,回过头来,对他嫣然一笑,吴宏不由失神,他好久没有看见这种纯粹而又甜蜜的笑了。质朴、悠远的水乡古镇,纤柔美丽的长发女子仿佛是一个独自消长的梦,与现代烦躁和纷乱的世界完全隔绝开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是奇巧的,在佛家看来,也就是缘分。第二天,在飞机上,吴宏的座位旁边,他们又相遇了。飞机起飞的一刹那,韩洁扬起脸,望着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去的许多东西:过去的无忧无虑的岁月,死去的永

远无法相见的亲人。天空中洒下丝丝细雨。六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从天空中看下去,一切竟如同抑郁画的背景一般。

22岁的韩洁和26岁的吴宏坐在国航飞往深圳的客机上。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司空见惯的邂逅拉近了他们彼此的人生。韩洁始终沉默无语,脸色看起来很苍白。吴宏问她是不是不舒服,韩洁微笑着说只是有一点晕。两个小时,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下降落。飞机刚一着陆,机身开始颤抖,为了不使头脑胀裂,韩洁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吴宏轻轻扶住她,“要不要紧?”“不要紧的。谢谢!”

机身完全停稳后,吴宏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等物。而韩洁,仿佛依然置身于迷惘之中。吴宏看着呆呆的韩洁,在她身边重新坐下,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没事吧?”“没事,谢谢,只是有点伤感。”韩洁努力将抿着的嘴角向上弯了弯。“这在也是常有的,你叫什么名字?”吴宏终于问道。

韩洁。这个名字成为吴宏一生永远的痛。

吴宏开着车,呼呼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头发随着风的方向倾斜,思绪也毫无目标地飘摇。吴宏突然很怀念刚来深圳时炒期货的那段生活,那种喧嚣混乱、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生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什么人物都可能出现,就像一出自发自演的、没有编剧、没有导演的电影。你是旁观者,但你随时

都有可能成为主角。

和所有无根无底的打工者一样,吴宏来深圳的时候,那时自己还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兜里只有少得可怜的银子,没有理想,只是看见有人活得很阔绰。

吴宏刚到宏雅期货公司的时候,眼看着钞票哗哗地从身边淌过,自己却只能靠一点可怜的薪水勒腰扎脖子过日子。宏雅期货虽然坐落在深圳高档的写字楼区,但从高档写字楼出来的期货人却是一群伪白领,他们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刚去宏雅期货的吴宏每月只能拿到80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也就是刚刚够花。

如果说成功的人都是天赋异禀的动物,那么吴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种天赋。

他第一次到宏雅公司的时候,看到一个中等身高,秃头圆脸,两只耳朵特别大,脑门生辉的人正气得根儿颤,该人正是宏雅管市场开发的钱经理,事情起因是一个客户前一天持满仓的铜多单,当时铜快打到跌停板了,盘房小姐一直联系不到客户于是就把手多单给平仓了,接着第二天上午铜这鬼品种就大幅高开,而且接近上午收盘时就快摸涨停了,于是客户勃然大怒,估计中午饭还没吃就跑到期货公司来了。

那位客户穿着有点褪色的拖鞋,站在钱经理办公室门口大骂:“×××!以后你们不收老子手续费,老子也

不在你们这儿做了!”管市场开发的钱经理祖籍吉林,那地方是江湖上出了名的狠人发源地,那天刚好钱经理自己代理的一个账户爆仓了,心里正气不打一处来,闻客户出言不逊,便勃然大怒,干脆施一招举火烧天式,满嘴白沫地发狠:“×××!我就是收你十倍的手续费,老子也不让你到这儿做了!”1999年的时候期货市场开发人士都很重视气节,很有点战国时重义轻利的传统。

吴宏见此情景,觉得这正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而且当时他已经听到宏雅公司总经理肖振南从办公室走出来的脚步声和声如洪钟的咳嗽声,于是他像个老实孩子一样向那位抱怨的客户低头认罪,仿佛他吴宏就是罪不可恕的砍仓人,他说,这位仁兄,真是对不起啊对不起,此话一出,眼泪都像要滚出来。当时吴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只是觉得这样暂时的软弱和在人才市场要面对一律板着脸、翻着雪白的双眼,状如阎王殿前的小鬼比起来要好受许多。

走出办公室的肖总经理冷冷地看着一群围观的客户,眉头皱得像一个大蒜。他用鼻孔哼了一声,用这种奇特的方式表示了一下他的权威,周围顷刻间鸦雀无声,肖振南一声喝令用湖南普通话训斥钱某人:“你!立刻给我滚蛋,以后不用再 come 上班了!”钱某人狠狠地跺了一下脚,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看那样子恨不能咬谁一口。这或许就应了那句老话:长江

后浪推前浪,前人倒在沙滩上。肖总经理一边和那位暴躁如雷的客户轻轻握了握手,一边转过头对一直在道歉的相貌清秀的年轻人说道:“等等你来我办公室。”

吴宏很清楚这次会谈的意义,在肖振南问他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市场部经理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肖总,我觉得想当经理,首先得有个好学历;但想当好经理,就必须要有个好态度……

吴宏说完这些话后的当天,肖振南就让人事部经理下发任命吴宏为新任市场部经理的通告了,当时的宏雅公司已经经过了两年上顿不接下顿的惨淡经营,刚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而钱经理留下的大批客户资源给吴宏的事业腾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多年后,吴宏在西湖春天吃早茶的时候,看到钱经理在隔壁包厢,他就帮他买了单,尽管钱某人可能一直都不知道那天是谁给他买的单,但吴宏觉得这样做了以后,他就不觉得欠他什么了。

刚来深圳的吴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第一个到公司,见到领导大声问好,定期找上司汇报思想,每月写一份工作总结,几年下来,光总结就写了十几万字,他也从中尝到了不少甜头,又升职又加薪,还买了一套皮尔卡丹的西装。“要学会表现,工作嘛,靠的是两件事:嘴皮子、笔杆子,即使你什么都不会,只要能说会写,照样有前途。”一年后他这样教导新来深圳的小师弟。

2

2